



梁志宏 著

华夏创世神歌

长诗提要

人类古老民族都曾浸泡在神话的海洋里。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众多魅力无穷的神话珍存于典籍，流传于民间口碑。作者对华夏神话这块远古“化石”开掘冶炼，追求文献性、创意性，创作出万行巨制《华夏创世神歌》。内分《爱神女娲》、《龙神黄帝》、《神羿射日》、《大禹治水》四卷。这部长诗填补了中国神话史诗领域空白，既是展现神州开辟创世全景的艺术长廊，也是一部远古变型的“史记”。

策划 周克庸 王东风

插图 刘 勇



作者简介

梁志宏 原籍河北省井陘县，1945 年生于山西省太原市。现任太原市文联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副编审。

从事业余创作 30 春秋，发表诗歌一千余首及散文、报告文学若干。已出版《黑瀑布》、太阳系列抒情诗集三部曲和长诗《爱魂》等 8 部。作品曾获《诗刊》优秀作品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乌金奖等。被评举为中国城市诗 80 年代优秀诗家 12 人之一。

社长·总编辑 宋富盛
责任编辑 李仁发
高美然

源远流长之中华
本身就是
一部绵延五千年的恢宏史诗；
而远古神话
乃是其浑茫、奇幻的序曲。

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
当了一次原始神探
对神话“化石”，进行考古
发掘蕴含其中的文化与历史；
向我的民族
献上此《华夏创世神歌》长卷
铺开一道神州远古诗画长廊
一幕幕亦幻亦真的史剧……

——作者题记

目 次

序/杨子敏	5
序/周克庸	8
第一卷 爱神女娲	15
第二卷 龙神黄帝	125
第三卷 神羿射日	251
第四卷 大禹治水	341
《华夏创世神歌》创作阐述/梁志宏	447
后记	453

序

杨子敏

神话是人类远古口耳相传的“百科全书”，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蕴和无穷的魅力。神话作为人类文学艺术长河的源头，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着久远的影响。中国神话以其特有的瑰丽与悲壮，作为我们民族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吸引并震撼着世代炎黄子孙。只是，具有五千年泱泱文明史的华夏汉民族，并没有像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也没有像我国众多少数民族那样，留下一部记录先民生存、繁衍和创世的神话史诗。

因此，当中国作协杨宗同志向我热情推荐一位当代诗人创作的神话史诗，转来《华夏创世神歌》厚厚四本书稿校样时，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据说长诗作者梁志宏历时二年，数易其稿，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四卷本万行巨制，使我颇为感动。我想，不管怎么说，一个当代诗人敢于走进浑茫、辽远、布满司芬克斯之谜的神话领域，潜心构筑中国神话史诗系列，确是一件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创举，理应引起诗界和文学界的关注。

我断断续续读了这部书稿，以及作者一篇创作阐述文章，感到这是一部颇有价值和份量的作品。

作者此前已出版过多部抒情、叙事诗集，包括一部表现当代煤矿生活受到赞誉的长诗《爱魂》，可说具有了一定驾驭

宏大题材的功力；对于这部神话长诗，又以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在学术研读、艺术构思等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如同“创作阐述”所述那样，作者追求文献性和创意性的统一，选择华夏神话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女娲、黄帝、羿和禹四个巨神，包括相关神话中的诸神，赋予神们应有的神格，以四卷本的宏大结构，筑起了气象森然、回环曲折的华夏神话殿堂。作者以创世作为统摄全诗的灵魂，尽力发掘各卷神话所包容的历史文化内涵及民族精神心理素质，进行艺术熔铸，从而形象地展现出华夏远古社会演进的大背景，弘扬了中华民族开辟天地、创立神州最为辉煌的创世精神。《爱神女娲》卷中，诗人描绘人类始祖母亲女娲为了庇护子孙毅然殉身，又于天塌地陷子孙危难之际复活，补天平洪再度创世；诗中将女娲造人和补天两个神话单元创造性地缀连起来，显示了女娲作为东方爱神独有的大爱，授之以爱神桂冠，合情合理。在《大禹治水》卷中，诗人着力描述大禹承继鲧业，堙洪治水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治理黄河一章写得大气磅礴尤为精采；同时又表现大禹征服天下平定九州，为夏王朝奠基的帝王业绩。大禹作为救世神、自救神，在与自然洪水斗争拯救人类和推进社会文明造福苍生两个方面皆有建树，神格立意更高，神话形象也更丰满。

当代文人新创神话史诗，比之古代流传的民间史诗，当然更要讲究艺术表现手法，更要富有艺术感染力。读《华夏创世神歌》，我感到作者在各卷谋篇结构上注意有所变化，或单线层层推进，或复线交错递进，或多线立体交叉，显得涛卷云舒变幻自如；特别在卷中安排若干诗人插曲，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作者在情节和细节营造上，还长于运用象征、隐喻、暗示等现代手法，注入深邃的寓意。此外，在叙事与

抒情关系上，作者有意加大抒情力度和密度，使长诗多处产生一咏三叹、荡气回肠的效果，掀起读者内心的情感风暴。

作为新创神话史诗，有个如何适度把握“神”与“史”的问题。《华夏创世神歌》大体上按照“半神半史”“亦神亦人”的格调处理，当属无可非议。不过我想，还应加重神话色彩、氛围，使史味淡些为好。另外，长诗语言应求古朴，尽量减少有悖神话背景的现代味。

借《华夏创世神歌》出版的机会，我呼唤诗人们更多关注伟大变革的时代，关注民族和人民的命运，更多创作一些黄钟大吕般的大气之作，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1995年3月5日，于北京

序

周克庸

酷暑中，梁志宏君携其诗稿《华夏创世神歌》（以下简称《神歌》）来，告我发稿在即并嘱我作序。

《神歌》各卷初稿虽早已先后读过，但此刻，面对这诗稿，我仍有如面对着一个始呱呱坠地便光华逼人的宁馨儿；捧读这诗稿，我仍像是在捧读一颗恍惚、亢奋、躁动着的追求者的灵魂。



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既是艺术，也是历史。而以神话为题材的史诗，则不仅是解析人类童年的一把钥匙，而且更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实践以及与之伴生的智、意、情活动的结晶，是经由艺术浓缩过的该民族最富个性特质的文化基因的载体。

唯其如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才都有辉煌的神话史诗流传至今。这是一片神奇的花坛，其中也怒放着由我国少数民族精心培植的诸如创世史诗《创世纪》（纳西族）、《梅葛》（彝族）、《布伯》（壮族）、《古歌》（苗族）和英雄史

诗《格萨尔王》(藏族)、《江格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之类的奇葩。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文化遗产时,却搜寻不出一首类似的史诗,——不管其原因何在,这毕竟是件足令华夏子孙感到无限遗憾的事实!

庆幸的是,这一莫大的遗憾,终于因为有一个夸父的后人敢于在信息时代,在公元1994年捧出一部《华夏创世神歌》而开始渐渐消弥;第一只现代的精卫鸟,已经以靛蓝的墨汁和鲜红的热血,面对祖先遗忘了的那条文化鸿沟,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穿梭往返地开始了他那满携着恍惚、亢奋、躁动和追求的填充。

二

现代人类社会不需要造神。神话史诗的现代意义,就在于它把民族传统文化优秀特质的遗传基因,寓于民族的艺术化了的形式载体之中,并通过对民族成员心理结构的文化复制,实现民族文化在传统基础上的时代转换。

华夏民族古老而丰厚的神话遗产,在文化的世代传递中,将永远为其继承人带来丰厚而常青的启迪。女娲补天、羿射九日之类瑰丽的神话,不仅是原始思维以种种自然力为模板所编织的画图,而且更通过这一奇幻的表层结构,真实地展示着人类在童年时期如何以双手点燃文明火种的情景,表达着先民对自身开天辟地之伟力的由衷惊叹和赞美;黄帝蚩尤之战,及华夏民族对黄帝始祖地位的认同,则一方面揭示着华夏民族的形成同样经历了战争这一民族融汇的必由之路,一方面表明着华夏民族的各支先祖对历史进步合乎逻辑的服

膺；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则更以其富于感召力的文化含蕴，对体现着全民族思想、意志和情感的华夏精神进行了明确无误的热情讴歌。

神话是经幻想折射出的史影，它不仅以曲折的方式述说史实，而且将先民感性的历史观画概于其中；神话史诗不仅是历史知识传播和文化遗传的最初形式，而且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人类社会传播知识进行民族精神模塑的最佳手段之一。——当我们读完《华夏创世神歌》，把神思从往古拉回今天的时候，是否能对这些结论产生一点更深的感悟呢？

三

志宏君不是现代的造神者。现代诗人对上古神话史诗的构建，目的只在于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服务于当今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振兴。于是《神歌》的构建便很自然地在诗人身上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相互渗透。

历史、神话和诗，一样的都是思维追逐的对象，它们的蓬勃，也都一样的离不开它们所由孳生发展的民族沃土。历史、神话、诗和民族传统文化，只有在特定领域的抽象中才具有其相对独立性，而一旦试图将这些特定的抽象还原为具体生动的人类社会生活，那么各个相互区别的领域便会在整体的总联系中无可避免地融为一体。正是以诗人的整合性思维把握住了这种统一，志宏君才能自觉地循着古代与现代、感性与理性所提供的原则，独辟蹊径，在史和诗的框架中，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进入了对古老神话符号进行再运算再组合的崭新创作过程。

——这一创造，体现在诗人对《神歌》主人公们的择取

上。例如，《史记》称穷蝉（虞帝）、禹（夏祖）皆黄帝子孙，《帝系姓》称姜嫄（周始祖）、简狄（商始祖）为帝喾之元妃和次妃，而帝喾又为黄帝之曾孙，是虞夏商周莫不出于黄帝；不仅如此，《史记》还将秦、楚、陈、田齐、杞、越、东越、闽越、匈奴、赵等国世系与黄帝之孙颛顼或虞夏相连结而亦归为黄帝之苗裔，《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和《大荒北经》则更把季禹之国、淑士国、中轮国等指为“颛顼之子”。如此，称黄帝之后者，南有越，北有胡，东有淮夷，西有三苗，真可谓囊括万汇以为一家了。事实上，黄帝所代表的，也恰恰是整整一个时代，——一个靠桓桓武功把众多族类不同地域各殊的部落（后来是方国）团聚融合为华夏民族的时代！一统民族的形成，必待各原始民族自轍樊篱相互攀系，故才假黄帝为人间之共祖，肇此民族史上一大嘉话。诗人择取这一民族始祖神加以讴歌，其现实意义是不待烦言的。

——这一创造，又体现在《神歌》对诸神神格的赋予上。例如，倘以西方神话的丘比特、维纳斯为参数，从有关女娲的素材中是决难找出“爱”的浪漫情愫的；但若换一个角度看，那富集于女娲身心中的献身情结，不正是广博、深沉、刻骨铭心、弥久弥烈的母性之爱吗？《神歌》于此入手，以浓烈的笔触叙述了这爱的奋争与艰辛，淋漓尽致地实现了女娲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其死，乃是为着爱；又因着爱的历程尚未完结而再次复生。生而死，死而又生，就在这生生死死的追求中，爱得到了实现，而女娲也终于由一个普通的神，升华为光被大地的博爱之神。如此大胆而又独具慧眼地以“爱神”来为女娲定位，离开了现代意识的引导，诗人是做不到这点的。

——这一创造，更体现在史诗对原始神话的重新冶炼和

浇铸上。弘扬传统文化的目标，规定着创作对原始文献的忠实。这点诗人做到了；但更其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因此而落入“我注六经”的窠臼，并没有刻板机械地以现代韵文去翻译文献，而是在尽量占有材料的前提下，大胆谨慎机巧地对其进行爬梳、选择、连缀、剪裁和整体的再熔铸，从而使史诗在载体转换和信息整合两个方面，完成了对原始神话素材的扬弃，——女娲造人补天和女娲伏羲兄妹成婚，这两个本属不同单元的神话传说，经史诗冶炼浇铸而实现了令人首肯的整合，便是一个例证。“信而好古，既述且作”是现代诗人尤其是现代诗人们懒得去也不敢去碰的难题，而志宏君却在他对史诗的构建中，凭着“自我作古”的现代胆识和孜孜以求的努力，硬是把这道方程的解摆在了人们面前。

四

神话史诗终究是诗，志宏君也毕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所以，作为诗，作为诗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华夏创世神歌》将会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对众多读者产生强烈吸引，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作为神话，史诗古朴神秘的氛围触目可感：苍苍莽莽，扑朔迷离，奇鳞怪羽，动植万象，处处闪烁着先民未经开凿的思维灵气；作为史诗，神话背后凝重的文化意味得到了形象展示：四卷独立成篇的神话，从不同方位辐凑为一轴全景式的华夏创世画卷，在沧海桑田鲲鹏鹏游的时空中，闪现着民族文化对自然、社会、人的理解，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史诗熔神奇的幻想与历史的真实、鲜明的神格形象与迭宕起伏的离奇情节、诡谲的环境与恢宏的场景于一炉；汪洋恣肆的万

行巨制，既有流水潺潺，又有滔天巨浪，既震响着豪放粗犷的高歌，又回旋着婉约细腻的低唱，既燃烧着烈烈阳刚，又缠绕着绵绵阴柔；错乱的规整，和而不同的统一，寄身于活泼感性之中的形而上，工笔重彩遮盖着的泼墨大写意，——这一切，读来犹如龙宫鉴宝琳琅纷呈，令人目不暇接。故此，欲对《神歌》的艺术性进行全面臧否，仓猝间殊非易事。好在其失其得，自会有专家评议，序者无需饶舌；开卷有益，读者见仁见智，各择其好各抒己见可也。

这里想着意指出的还有一点，即诗人以“序歌”、“尾歌”、“诗人插曲”为中介，使自己直接置身于诗篇中，在远古神话世界与现代思维的通道上穿插过渡，以结构者和解构者的双重身份，充当了文化之旅出神入化的导游。他发问、他冥思、他探寻、他回答，他时尔以诗时尔以史将其直接与神对话的所得，画龙点睛地传达给现代社会，——这一结构手法的运用不仅证实着诗人的创新，而且有效地实现着《神歌》的创作意图。尽管“插曲”的某些部分可能过分承担了理性的沉闷，对此人们尽可以评头论足；但这毕竟是勇士所吞咽的第一批螃蟹。况且，这或许正预示了文学与学术相融合的某种先机（刘心武不是已有过将其红学研究成果写成“学术小说”的勇敢尝试了吗），竟亦未可知！

五

行笔至此，想到《神歌》终于就要出版，心中颇有几分轻松。自1992年8月8日志宏君将致我的一封关于史诗创意的信，以及两千余行《爱神女娲》草稿郑重交给我之后，我便始则被动其后渐渐半主动地被裹进了他的工程，其间虽只

参加了些搬砖运瓦的义务劳动，但已对该工程的艰辛有了深刻感受。仅史料搜集一事，几千年前的孔子便已有过书缺有间的慨叹；时至今日，面对如海的典籍，要将汗漫涵混错综散乱于其中、有如吉光片羽麟角凤毛的神话材料爬罗剔抉整理出来，又谈何容易！似这等披沙拣金的工作，即使是专业工作者也往往要三束其手，而一向对古文献不甚了了的诗人，却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从在书海的遨游中，开始了他构建宏大史诗的第一道工序。

两年来，志宏君废寝忘食，锲而不舍，左奔右突，走火入魔。他不断写不断改，不断立论不断推翻，不断为工艺流程设置障碍又不断地加以跨越；他失眠他头痛，他郁郁寡欢垂头丧气他沾沾自喜神彩飞扬，他好似小学生老老实实向人讨教他又像倔犟的牛百折不挠固执己见。你送上他的门去时自不待言，就是在晨练或晚间散步时，只要被他一把扯住，你也便只能随了他，去那正在营造中的迷宫盘旋。

在亲眼所见亲身所历了这一切之后，我时常想，志宏君之所以会如此专注如此疯魔如此富于勇气和毅力，除了作为一个华夏子孙对华夏历史文化的浓烈兴趣外，恐怕便是源自诗人对理想的热切追求和对吾土吾民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了。积极入世，精忠报国，上下求索，志存天下，——这积淀于诗人心理结构底层的动力源，不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可宝贵的特质之一吗？

所以，志宏君选择了华夏神话史诗的构建，不独出于偶然，盖偶然性之背后，皆有必然性存焉。是为序。

甲戌长夏于并州